

这是一个身体已经飞起来，
而心依旧沉重的时代。

亲爱的， 我们一起飞

姜卫红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亲爱的， 我们一起飞

姜卫红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,我们一起飞/姜卫红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

ISBN 7-208-05503-3

I. 亲... II. 姜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1946 号

责任编辑 龚维才

封面装帧 傅惟本

策 划 叶觉林

亲爱的,我们一起飞

姜卫红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00,000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5,000

ISBN 7-208-05503-3/I.198

定价 18.00 元

一切为

我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，当我们的爱情开始的时候，它就显示了出来，但因一头扎在爱情里而对问题熟视无睹。我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，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宿命，尽管我们无限地希望事实不是这样，而且为了保卫婚姻，我们进行了数不胜数的艰苦卓绝的战斗。每一场战斗好像都能避免，一旦发动起来，又好像谁都能赢得最后的胜利，让婚姻得以继续维持，然而事实是即使被维持，也是貌合神离，同床异梦，当事人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。虽然有多少的心犹不甘，可是所有的心犹不甘与挽救，往往只能加速婚姻的破裂，或使原来想象中的爱情更加面目全非，彼此得过且过，犹如行尸走肉。那么顺其自然呢？

如果再来一次新的爱情与婚姻呢——与另外一个人。在某一个时刻，你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你沮丧落寞的时候，你只是为了填补某些空虚的时候，你需要一种冒险来刺激自己的时候，把自己的灵与肉托付给另外一个人。你向他（她）完全地敞开你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，你让他（她）在你的领地上纵马驰骋，将你的领地践踏得遍体鳞伤。你是那样地无怨无悔，你以为你的生命的激情被重新激发了，你可以是一条能够重新劈波斩浪远航的船了，可以到达你想要到达的港湾。可是为什么你又犹豫不决了？你不能不怀疑：难道这不又是一场新的轮回吗？

每一句承诺，并不需要全部兑现；每一场恋爱的结局，并不意味着婚姻；每一次爱，并不都需要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起来。常常，星星之火正因为是星星之火，才能给我们带来恒久的温暖。当你拥有足够的理性来掌控自己的思想与行为、自以为已经觉悟时，你会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，有一些爱情要像金子一样被掩埋，而且一旦掩埋，便不可以被挖

掘。金子正因为是金子才不需要来自其他事物的照耀而闪光。它被掩埋着，你依旧能看到它的光芒，并生活于它的光芒之中，你能感知它的存在。尽管你因它被掩埋而哭泣，难受，发火，甚至荒唐。我们的身与心不正因此而美丽地飞扬！在这部小说里，我要向你们所展示的故事，与这稍有不同。当事人不仅点燃了星星之火，而且努力地让它熊熊燃烧。只有熊熊燃烧的火才叫火啊。他们取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挑战的姿态，做一对在火中自在飞翔的虫子，并以此作为生命与爱的归宿。火意味着毁灭，也意味着重生。显然这是一段有一定长度的旋律，表达的是对爱情与婚姻不屈不挠的追问，热烈的追求以及最为虔诚的祈祷，那么最后他们真的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吗？

让我们在向他们表示敬意的同时，祝福他们！且慢，还是先开始他们的故事吧。

第一章

单独出差北京的事一定下来，张乐迫不及待地给艾静打去电话，把这事告诉艾静。说完，他追着问：“去不去？”张乐要过一把出差带情人的瘾。艾静是他的情人。

艾静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去。什么时候？”

张乐说：“明天。”

艾静有些犹豫，说：“这么急？”

张乐说：“怎么？不行？”

艾静说：“明天有事。”

“很急吗？”

“也不是很急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，我们一起去北京。”

艾静低低地说：“嗯。”

当下约定明天早上火车站碰头。接着，张乐一个电话打到火车站票务室的熟人处，订了两张软卧车票。这一切办妥后，离下班还早了点，张乐抓过报纸，从末版国际新闻看起，一页一页地向前浏览。左手捏着磁化保健杯，里面泡的是枸杞子菊花茶，每隔几秒，很机械也很规律地把杯子送往嘴边，嘬一口，润润嘴。目光在报纸的字里行间、

图片间快速掠过，潇洒如行云流水，不料在社会新闻版给一下子绊住。那则新闻位于版面中间部位，占地不算小，千把字。他的身体往前倾了一倾，使目视距离与之更加靠近，不然看不真切似的。拿茶杯的左手像受了突如其来的惊吓，僵在那里。新闻标题是“奸情败露杀亲夫，自酿苦酒自己尝”。

他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，读完，怔在那里。新闻大意是那个略有姿色的女人在舞厅里“蓬擦擦”擦出了一个男人，打得火热，把家庭抛到九霄云外，两人在外另租房子同居。当然这一切进行得极为隐蔽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然而还是被丈夫发觉，那丈夫狠狠地揍了妻子，又用恶毒的语言咒她骂她，跟踪那个男人敲诈他。她和奸夫受不了，一合计，把丈夫给杀了。不久案发，锒铛入狱。稍顷，他像练功似的轻轻地长舒一口气。他又喝开了茶，往嘴里狠灌一口，心底里轻蔑地说，真是个蠢货，连这点小事也摆不平，还玩什么玩。一走神，却被呛了，像患了感冒似的响亮地咳了两声嗽，有些缓不过气来，再喝一口水，在嘴里稍稍逗留，缓缓咽下。

下班时间到了，他把报纸放回报架，整理办公桌。他不论做什么事，都中规中矩，他的办公桌是全单位最整洁的，用他头头的话说是“文明模范”。

张乐看这则新闻，像看其他许多新闻一样，看得极其仔细，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背诵，而且心动如潮，有悟有得。但其他新闻看过之后，随即烟消云散，而这则新闻，从此像一粒小小的石子，在他心里横竖硌着。

艾静是浓情蜜意酒吧老板，张乐平日经常独自到她那里消费。那里的气氛是一种暧昧的气氛，地方狭窄，进门是吧台，吧台前溜火椅子，两张成对，一共有三对。每对中间一张小桌，黑色的大理石桌面。

每张小桌上有一只小巧别致的花瓶，插一朵绢做的红玫瑰。有时是玉兰，这倒不假，是酒吧里小姐从小区花园中顺手采来的。艾静叮嘱她们，别这样做。她们不听，我行我素。艾静就不再制止。她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，犯不着较真，相反给酒吧平添了情调。吧台一侧是一张小圆桌。小圆桌上方悬空吊着一只29英寸彩电，金星牌。那些按规定穿制服的服务员，也即小姐们一般围桌而坐等候顾客。可要看电视就不方便。因此她们都坐到火车椅上。小圆桌一侧是窄窄的木楼梯。登上楼梯，拾级而上，楼上的地方就大了，别有洞天。每对火车椅之间有毛玻璃间隔。那些客人在底楼稍作逗留，服务小姐就把他们引到楼上消费。顾客如要作陪，她们就很乐意陪伴。陪伴是要另外收费的，所收的费就是她们的小费收入。来的顾客没有一个不要陪的。

张乐去消费，当然是冲这些服务小姐去的。服务小姐都是外地人，文化程度不高，有些干脆是文盲。可她们慢条斯理地陪客人说话，也能说到客人的心里，让人怀疑她们是否也进修过心理学。他觉得有趣，这种有趣单位里不可能有，家里的妻子马小敏也不可能。他需要这种有趣，这种有趣使他的心性有效地避免复杂化。她们单纯朴实，身穿红色旗袍，走起路来，竭力模仿T型舞台上模特儿的猫步，也试图走出迷人的风情。可给人的感觉好像仍旧穿着裤子大大咧咧地走在田埂上，不免滑稽，这种滑稽反加倍衬出她们的可爱。

一来二去，去得多了，几番比较，那个叫徐佩玉的服务小姐最对他心思。张乐叫她作陪的次数也就最多。后来，几乎让她包了。张乐一去，徐佩玉主动起身迎接，笑盈盈，如桃花盛开。在服务小姐中，徐佩玉是漂亮的，而且最善解人意。

对这一切，艾静看在眼里。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天晚上，她都会站在吧台里招呼客人。每个客人徐徐而来，一举一动，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起先她以为张乐跟其他客人没有什么两样，虽然他的气质使自己

忍不住多看一眼。看了这一眼，心里才妥帖似的。与徐佩玉相比，艾静显然是另一种美，是这座城市里典型的现代美女，又和老月份牌上30年代的摩登女郎有几分神似，也让张乐难免多看几眼。俊男靓女，目光碰目光，却是公事公办一样冷与淡。有一条界线在那里分明摆着，他们是顾客与老板的关系。他来得多了，她招呼得热络些，多做生意嘛！

时间一长，艾静发觉他特别洁身自好，在她的生活圈里，像这样的男人，如国宝大熊猫一般难得，免不了多看他一眼，或者看他的时间有些长。到她酒吧来消费的先生都不免好色，让服务小姐陪喝是幌子，实质是让服务小姐被摸。有一些就有进一步要求，那是艾静不能答应的。有两个服务小姐较为开放，艾静严厉制止。有些客人仗着有钱，涎着脸，把一叠人民币“啪”一声，很响亮地一巴掌拍在她的面前，给她出台费，让他们把小姐带出去。她虽心有所动，但还是拒绝了。既然没有开过头，就不要开始。凡事要做出规矩，做出了规矩就是招牌。她不能让她的店因这档子烂事砸了。艾静赚钱自有原则，那就是不能见钱眼开，清清白白地赚钱，把店开得长长久久。

张乐和她有来电的感觉是徐佩玉离开浓情蜜意酒吧，回故乡结婚时。

那天，张乐陪客人吃完晚饭，独自满心欢喜地去浓情蜜意酒吧，那里是他的秘密，他的世外桃源。满以为像过去一样，一推开门，徐佩玉会立即从火车椅上站起身笑吟吟地迎接他。然而这回只有其他小姐。因为他平常一直只叫徐佩玉作陪，其他小姐难免吃醋，她们也曾热情地招呼过他，但他都视而不见，弄得好不尴尬，好不容易逮着报复的机会，自然不会错过。张乐横扫她们一眼，她们串通好了似的冷眼相对。张乐径自走到吧台前，倚着吧台，很有气势地在圆圆的酒吧凳上落座。

艾静微笑着问：“喝什么？”

张乐看了看她身后货架上陈列的各式各样的洋酒国产酒饮料，摆一摆手。

艾静说：“小徐回老家了。”

张乐说：“我没听她说过。”

艾静说：“她没告诉你啊？”

张乐说：“这用不着吧。”

艾静说：“这次她走得很匆忙，是突然做的决定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卖关子不说了，看他的反应。

张乐不吱一声，只管盯着她，好像她的脸上写着答案。

艾静往他前面倾了倾上半身，用轻得像蚊子叫的声音说：“回去结婚。”

张乐的脑袋嗡地作声发胀，像不谙水性的人，意外地跌入水中，水呼啦啦灌到肚里。肚皮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鼓胀。好像曾听徐佩玉说过她有男朋友来着，在家乡，开什么代销店，像弄堂口杂货店大小的规模。听的时候，他没怎么在意，以为这是遥远的事，却冷不丁成了放在眼前的他必须接受的事实。

张乐故作镇静地说：“恭喜她。她说一声的话，我应该送礼。”

艾静调皮地说：“你对她这么有情有意？”

张乐挑衅地说：“不可以吗？”

艾静说：“喝点什么吧，既然来了。”

张乐说：“啤酒吧。”

艾静说：“哪一种？”

张乐说：“虎牌。”

艾静身边的服务小姐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一瓶瓶装的虎牌啤酒，给他开了盖，递到他手上，又拿了一只塑料杯放在他面前。

艾静说：“不叫个小姐陪着喝，到楼上？喝闷酒是容易醉的。”

张乐说：“要是你陪的话，我接受。”

艾静委婉地说：“我要做生意。”

张乐说：“那我就在这里喝，不妨碍你做生意吧？”

艾静说：“怎么会呢。”

边喝边聊，张乐不知不觉喝了四瓶，时间也不知不觉到了深夜。

张乐还要喝，艾静开玩笑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弄得像失恋似的。”

张乐借着酒意，嘿嘿笑了：“乐意呀。”

一个服务小姐从楼上下来，走到艾静跟前，说她陪的那个客人不给小费。

艾静问：“他的手规矩不规矩？”

服务小姐说：“他哪里能老实，到处乱摸，还要我陪他去吃宵夜。”

艾静欲走出吧台去料理。张乐朝她摆摆手，以主人翁的姿态起身上楼。艾静就退回吧台里。那服务小姐跟在他身后，到了门口，张乐问：“哪一个？”

服务小姐往第三张火车椅上枯坐着的男子指一指。张乐让那小姐下去，他径自向这矮胖男子走去。三分钟后，张乐手里攥着100元面额的两张人民币下楼，往艾静面前一放。无需多言，他把这事摆平了。那矮胖男人也下得楼来，委琐地打他们跟前离去。

张乐说：“奖赏我一杯啤酒不过分吧？”

艾静故意说：“你老婆肯定在家等急了。”

张乐说：“你别想着法子小气好不好。”

艾静的手里已在新开一瓶虎牌啤酒，给张乐斟一杯，给自己也斟一杯。两个人举杯碰了碰，“丁当”一响，杯里的酒剧烈地摇晃起来，他们觉得这摇晃非比寻常，有着特殊的意味。

第一章

艾静盯着张乐的眼睛说：“谢谢你。想不到你还这么能干。”

艾静的话发自心底，对眼前这个人刮目相看，心里边忽然有了某种指望，就是想靠一靠的那种明确的指望。看起来，他好像可以让人靠一靠的。然而他是一堵墙，还是一座山？是山的话，是假山，还是真山？是假山的话，是土堆的，还是石头垒的？

第二章

8

张乐走出办公室，径直走到电梯口。正是下班高峰，电梯口已站了不少人。电梯到了，他没有能挤进去，等下一趟。这是座新大楼，站在楼顶的咖啡厅里，可以鸟瞰大半个市区，心旷神怡。他有时想，如果从这上面往下跳的话，性命肯定休矣，那么身体会是什么样呢？他兴致勃勃地做了许多设想，设想中的每一种模样，都将非常恐怖，但会是一座完美的雕塑。如果在白天的话，会围观一群人，会出乎想象地热闹。而在深夜的时候，那么一定很冷清。有一点他可以肯定，不管热闹还是冷清，他是不会做跳楼这种傻事的，不管它是如何完美的雕塑。也许在下降的时候，张开双臂，像鸟儿飞翔一样潇洒，这种潇洒的姿态却是他向往的，但这整个过程只是下坠，无法上升。人是需要上升的，只有上升才能带来意义和价值，他越来越这样认为。可是我现在在上升吗？我的爱情婚姻和事业都在上升吗？他近来经常如此逼问自己。接着他自己回答道，我已陷入了迷宫，我一切的和作为都只是在迷宫里打转。

张乐清楚这次出差北京，必须把这笔300万元人民币合同额的服装生意做成，这样他就能在今年提前完成业务指标，而且很难有人超过他。他是公司业务尖子，他必须保持这样的位置，也只有如此，他的

职位才有上升空间。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经理助理。这助理位置一坐就是三年，凭他的能力应该往上再挪一挪了。他完全可以胜任副总经理。但总经理老是挡着他。说起来，他当初从学校毕业进这家老牌国有的红旗贸易公司，还是总经理考察的。也许总经理担心张乐升得太快，而威胁到他的位置，或某些既得利益。张乐清楚自己与董事长关系不错，但董事长只是个架子，在经营上没有实权。他们两人斗来斗去，怎么就把自己给卷进去了呢？怎么让总经理认为他是董事长的人呢？董事长对他说，他没有经营的实权，但他在人事方面不但有建议权，而且有任免权。只要他成绩突出，他就有足够的理由提拔他，他现在的努力就是让董事长有这样足够的理由。然而对于董事长的话，他将信将疑。公司里的人都说董事长是个比黄鳝还滑的滑头，对董事长他也有这样的印象。因此，对于自己到底能否升任副总经理，他还是心中没底。这次出差北京，带上艾静，另外一个深层原因，是想听听艾静的意见。他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利用手中掌握的关系，干脆从公司里跳出来，自己做个公司。他寻思艾静会给他恰当的忠告。

电梯又上来了，但到这一层没停，而是一直往上而去。过了一会，电梯好不容易到达这一层停下，门开。张乐随着人流挤了进去。电梯里没有一点空隙，他试着把左手提着的黑色公文包换到右手，没有能够，只得作罢。电梯迅速下降。张乐记得他第一次坐电梯时，双腿哆嗦。以为自己突然之间处于失控状态，他的心里刹那之间充满了惶恐，以为整个世界在下坠。现在习惯了。不但习惯了，而且时常产生这样一种错觉，在下降的同时，感到在上升。下降其实在上升。那么在上升的时候呢？上升其实是下降，稍稍一想，这里还满含了哲理。

电梯到底层了。张乐走出电梯，不紧不慢地走向大堂。走出旋转玻璃门。

张乐站在了屋外，一辆黑色的帕萨特从他面前驶过。一看车牌号

码，他知道是公司一个副总经理的车。也就是说，当他一升任副总经理，公司可以给他配车，当然还有其他待遇。坐这个位置与不坐这个位置，待遇绝不一样。他将公文包从左手换到右手，放在裤袋里的手机响了。他掏出手机。一听，是总经理的电话，让张乐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去。

张乐说：“我已在楼下了。”

总经理语气挺重地说：“上来吧。”

张乐只得返身上楼，来到总经理办公室。总经理和颜悦色地问：“去北京都准备好了？”

张乐说：“是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能不能缓一缓？”

张乐说：“都已安排好了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我想让你出差香港。”

张乐为难地说：“这……”

总经理说：“香港那边才是大生意。”

张乐问：“那边究竟是什么生意？”

“一笔钢材生意。”

“有把握吗？”

“我想只有你出马，才会有把握。”

“这么抬举我，受宠若惊。不敢，不敢。”

“别贫嘴了。事情着急，明天去香港。”

“谁和我一起去？”

“方科长。”

张乐知道业务三科的方科长也是个做生意的好料，主要做钢材生意。他说：“其实有他出马就足够了。”

总经理不容置疑地说：“就这么定了。而且机票也已买好了。明

天方科长在机场等你，具体情况他在飞机上向你介绍。”

张乐点点头，无奈地说：“好吧。”

张乐退出总经理办公室。总经理在他背后冷冷一笑。

这么看去不成北京了。这么说得立即通知艾静，安排改变了。这改变似乎也太快了点，让他一时之间难以接受。张乐不能不寻思这总经理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？他得想想。这么想着，他来到街上，扬手招出租车。正是下班高峰，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他面前经过，都载着客。他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。半个小时后，他正失去了等出租车的耐心，而去改乘公交车时，他才拦到了出租车。坐到车上，正要给艾静打电话，告诉她北京暂时去不成了，又有人打他的手机了，他一看电话号码，便知是董事长。董事长让他按原计划去北京，不要理总经理。总经理不希望他做成北京那边的服装生意。

张乐惊疑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董事长说：“为什么，你从北京回来，我当面告诉你。这混蛋，国企蛆虫。”

张乐说：“那万一？”

董事长大包大揽说：“由我顶着。”

这么说不用去香港了，也就不用打电话给艾静，然而他还是给艾静发了一条短信：“想你，是件很快乐的事；见你，是件很开心的事；爱你，是我永远要做的事；把你放在心上是我一直在做的事；去北京，是我们不变的事。”

艾静接到短信后，马上给张乐回了短信，很简捷的二个字：“肉麻”。透过这两个字，张乐仿佛见到了艾静俏皮迷人的笑容，心情舒畅。

回到家里，妻子马小敏已做好晚饭。用过晚饭后，马小敏洗碗，

张乐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的沙发里，翘着二郎腿，手中捧着茶杯，眼睛盯着电视。电视里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，想一想明天这个时候，他已身在北京，与中央电视台近在咫尺，在上街的时候可能会与其中一个播音员劈面相遇，他的心里难免激动。到底这种激动有些虚，此刻在身边走着的马小敏才是实实在在的。

先是国内新闻，然后是国际新闻。又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与和平，争来争去，不就是为了土地吗。用之于男女之间的关系，倒也恰当，男女之间争来斗去，不就是为了了一张婚床吗。再看萨达姆即将被审讯的样子，令人怜也不是恼也不是，看他以前的样子，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。然而他失败了，他明知自己不是美国对手，可是他偏不自量力。也许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，或者说事情的结局本该可以不是这样的。可是事情的结局只能如此，非如此不可。

马小敏已在为他准备行装，把他的三角短裤，背心，电动剃须刀，几张卫生纸在几秒钟内一股脑儿塞到那只黑色的拷克箱里。自从婚后，张乐每次出差，都是她整理的行装。整理完毕，马小敏把拷克箱放在沙发旁边，然后很温顺地坐在张乐的身边。

马小敏说：“去北京，能不能推迟？”

张乐转而望着马小敏的脸，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明天晚上是我妈——你丈母娘的生日，你忘了？”

张乐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马小敏说：“我看你早忘了。”

“这不有你嘛！”

“你看给妈送什么礼物好？”

“你了解妈，自然听你的。”

“我看你不想动脑筋。”

张乐奉承说：“这个你比我内行嘛。”